

# 诗心映城

张意微

近日，一部轻盈、轻快、轻松的纪录片《诗美成都》在 CCTV9 悄然上线。浣花溪水潺潺，草堂茅屋静立，望江楼高耸于锦江之滨，散花楼飞檐映照千年斜阳。重吟李白、杜甫、薛涛、苏轼、陆游等唐宋诗人的名句，将穿越时空的情感娓娓道来。成都的溪畔草堂、长安的宫阙街巷、扬州的二十四桥、洛阳的牡丹庭院、苏州的枫桥夜泊、儋州的东坡足迹——诗与城，仿若一场延亘千年的双向奔赴。诗人用文字为城市塑魂，城市以空间为诗人生根。那些流传至今的诗句，早已不是纸上的墨迹，而是融入街巷、风物、人心的文化基因。



游人在江苏扬州瘦西湖二十四桥游览。本版图片均由新华社发



河南洛阳牡丹花景观。



陕西西安大唐不夜城。



安徽宣城敬亭山国家森林公园内的李白雕像。

## 诗写城貌，城塑诗魂

每一座诗意之城，都有一条看不见的脉络，从山川地理，流向诗人笔端。对李白而言，这条脉络的起点，是成都。这位天才诗人，少年时从江油出发，第一站便踏上了成都的土地。他怀揣着清晰的人生“A计划”：出将入相，建功立业；待功成之后，再实施“B计划”——飘然归隐，修炼成仙。于是，他登上被朝霞染色的散花楼，极目远眺，写下“今来一登望，如上九天游”，豪情如江流奔涌。他渴望被看见，留下“宣父犹能畏后生，丈夫未可轻年少”的怒吼——那是一位青年勇闯大都会的滚烫宣言。

蜀道虽难，李白终至长安。这座帝都，承载着无数文人的梦想。王维笔下“九天阊阖开宫殿，万国衣冠拜冕旒”，是盛世朝堂的恢宏气象；李白“长安一片月，万户捣衣声”，则以月色串联起征人与思妇的离愁。他终于以诗惊动公卿，得玄宗召见，供奉翰林，一度接近权力中心。然而，“仰天大笑出门去”的豪迈，却在“君王赐颜色，声价凌烟虹”的短暂荣光中消解。他的狂傲不容于庙堂，未竟的抱负，尽数倾注于诗行。长安的诗，既饱含“致君尧舜上”的壮志，也深藏“大道如青天，我独不得出”的悲慨。

而东南重镇扬州，则是另一种人生的注脚。李白多次游历扬州，或干谒求仕，或纵情山水。送孟浩然“烟花三月下扬州”，“烟花”二字写尽春光的迷离与绚烂，也寄托着对友人前程的无限憧憬；秋日登西灵塔，写下“水摇金刹影，日动火珠光”，在光影摇曳中体悟禅意与哲思，雄奇飘逸。扬州自古繁华，商旅辐辏，文士云集，其风月之美与人文之盛，亦吸引晚唐才子杜牧流连其间。他笔下“二十四桥明月夜，玉人何处教吹箫”，不仅勾勒出清丽幽远的江南夜景，更将个人感怀与城市风韵巧妙融合。一城风月，两代诗心，在此遥遥相映。

成都，既点燃过李白“仗剑去国”的少年豪情，也收留过杜甫漂泊半生的疲惫诗心，它以烟火气为诗人提供了另一种安顿。杜甫在浣花溪畔结庐三载，写下“门泊东吴万里船”，记下水运通衢的盛况；又于春夜听雨，吟出“晓看红湿处，花重锦官城”，让一场寻常之雨浸透诗意。陆游“二十里中香不断，青羊宫到浣花溪”，道尽成都人对春日花事的痴迷——桃李争春，梅樱叠雪，香气绵延不绝。成都的诗，不疾不徐，写的是生活本身，是对日常的深情凝望。它不追逐浮华，却以恬淡天然的天府气度，滋养出最真挚的人间诗情。

## 城以载心，诗以寄情

真正的诗意，不在纸上，而在城与人的相逢中——是成都的溪流抚平了杜甫的忧思，是扬州的月色唤起了杜牧的省思，是洛阳的牡丹承载着刘禹锡对盛唐的追忆。城市以它的山川、物产、节候、人情，为漂泊的灵魂提供栖居之所；而诗人则以诗句，将城市的呼吸与脉搏凝成永恒。这是一场双向的成全：城因诗有了精神轮廓，诗因城有了血肉温度。

杜甫漂泊半生，终在成都寻得一段安宁，写下“清江一曲抱村流，长夏江村事事幽”。他为花癫狂，“黄四娘家花满蹊，千朵万朵压枝低”，那压弯枝头的繁花，仿佛是他久困愁绪的释放；贪看飞鸟，心驰神往，竟至“回头错应人”，恍然如孩童般纯真；听杜鹃啼鸣，声声入耳，想起望帝化鸟的传说，不禁感慨“君不见昔日蜀天子，化作杜鹃似老乌”，将身世之悲与历史之叹悄然融合。这座城的雨、江、花、鸟，不再只是自然风物，而是他心灵的回响。

薛涛在成都吟诗制笺，以“花开不同赏，花落不同悲”诉尽相思，又以“诸将莫贪羌族马，最高层处见边头”警示边患，她的才情与风骨，在成都的文人生态中得以舒展。陆游五年“蓉漂”，自称“醉侯”，诗中“一饮五百年，一醉三千秋”，饮的是酒，醉的是“岂有堂堂中国空无人”的壮士之愁。成都的梅花、美酒，成了他报国无门后最温柔的慰藉。

蜀地自古蚕桑繁盛，苏轼母亲程夫人正是靠蜀锦生意抚养儿子长大。苏轼一生豪放旷达，被贬黄州时喜遇蜀地常见的海棠，吟出“只恐夜深花睡去，故烧高烛照红妆”，那夜深秉烛、不忍花谢的痴情，不只是对花

的怜惜，更是在人生寒夜中对美与生机的珍爱。晚年被贬儋州，他写下“九死南荒吾不恨，兹游奇绝冠平生”，将踏足绝境称为奇游——这豁达，是否也源自巴蜀文化知足常乐的底色？

扬州，因其繁华和风雅，成为诗人自我观照的镜像。徐凝一句“天下三分明月夜，二分无赖是扬州”，引发后世对扬州最浪漫的想象。而姜夔在《扬州慢》中以“过春风十里，尽荠麦青青”描写的荒凉之景，与昔日“二十四桥明月夜”的璀璨盛景形成强烈反差。一声“波心荡，冷月无声”，是对战争创伤的喟叹，也是对昔日繁华消逝的感慨。扬州的诗意，因此兼具两面：一面是“烟花三月”的极致风流，一面是“荠麦青青”的沉痛回望。真正的诗意，不仅生长于盛景之中，也诞生于对昨日的凝视与追忆。

白居易一生在长安、苏州、杭州、洛阳等城市之间穿梭停留，留下诸多诗作。他曾任苏州刺史，主持开凿山塘河，吟出“自开山寺路，水陆往来频”，将治水之功融入诗行；又描绘“绿浪东西南北水，红栏三百九十桥”，笔下水网纵横、桥影如画，不只是对江南景致的描摹，更流淌着一位诗人对城市生活的深情凝望。白居易晚年居洛阳，写下“十亩之宅，五亩之园，有水一池，有竹千竿”，追求一种“中隐”的生活智慧——不避尘世，亦不困于庙堂。他还与刘禹锡诗酒唱和：“同为懒慢园林客，共对萧条雨雪天”，言语间有暮年萧索，更有历经沧桑后的从容。洛阳的诗意，就在这种张力中显现。刘禹锡一句“唯有牡丹真国色，花开时节动京城”，道尽大唐盛景，也暗含对盛唐气象的追怀——那怒放的牡丹，虽为自然之美，更是文化记忆的象征。

## 诗城不老，人间有味

扬州瘦西湖边，诗词碑刻林立，二十四桥月色依旧；苏州寒山寺，钟声依旧响起，回荡在枫桥夜泊的水面上；西安城墙下，大唐不夜城用光影重现盛唐气象，仿佛李白仍在酒肆高歌；洛阳牡丹文化节，万人吟诗赏花，刘禹锡的“真国色”在春风中再度绽放。海南儋州，东坡书院四季游客不断，传诵着“九死南荒吾不恨”的诗句——那不仅是书本里的句子，更是一颗心对另一颗心的应答。

成都的浣花溪公园，早已成为市民散步、晨练、赏花的日常空间。杜甫草堂外，“两个黄鹂鸣翠柳”成了最自然的背景音。百花潭边，一块刻着“古百花潭”字样的石碑静静伫立，虽是清代的误题，却让后人欣然接纳——美，有时不必较真出处，心之所向，即是诗意的归处。

诗从未远去。它藏在城市的呼吸里，活在人们的念诵中，落在一场春雨、一树花开、一声钟响之间。它不只靠书本保存，还存在于每一个愿意抬头看月、驻足听风的人心里。当你走在城市的街巷里，忽然听见一句熟悉的诗，那一刻，不是你在读诗，而是，诗在等你。图

（作者系海南工商职业学院副教授）